

简洁 生动 诙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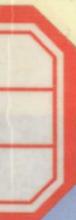


歇后语

大全

歇后语和谚语内容广博。反映了自然环境、历史变迁、社会生活、文化传统、道德修养等方面内容，传达出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风俗传统和民族文化。歇后语和谚语集哲理性、劝诫性、科学性、知识性于一体，其简洁、生动、诙谐的语言风格，深入浅出的表现方式，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与可读性。

六



大 葵 文 化 出 版 社

简洁 生动 诙谐

歇后语大全



六

H1
3995.6

lù

陆相——地貌。

辘轳把打狗——拐家伙。
辘轳把勒狗——垂死挣扎。
辘轳串当眼镜——各对各眼。
辘轳上的娃娃——滚下去吧。

路边打草鞋——有的说长,有的说短。

路边的长虫——地头蛇。
路边的芨芨草——看不上眼。
路边的石头——没多大用处。
路边盖房子——三年不成。
路边含羞草——见人就低头。
路灯——照公道。
路灯照明——公道。
路滑拄拐棍——干把稳事情。
路警摆手——不管这一段。
路廊里讲新闻——道听途说。
路旁的电线杆——靠边站。
路人以目——敢怒不敢言。
路上放耙扇——真是霸(耙)道呀。
路上拾包点心——有了理(礼)啦。
路上拾的钱——人家的。
路上拾黄金——命好。
路上再见——分道扬镳。
路上扎篱笆——成心叫人过不去。
路上长芦柴——生财(柴)之道。
路上种萝卜——枉费心机。
路中央的草——任人践踏。

鹭鸶吃河蚌——作(啄)乐(裂)。
鹭鸶穿草鞋——头轻脚重。

鹭鸶的脖子——空架一张嘴。
鹭鸶的脚杆——细长。
鹭鸶的脚梗——刮不出半星油水。
鹭鸶飞过养鱼池——眼饱肚中饥。
鹭鸶落塘遇水獭——两家都是捉鱼人。
鹭鸶鸟吞鱼——难下喉。
鹭鸶拴在鳖腿上——飞不掉我，也跑不了你。
鹭鸶腿上割屁股——油水不大。
鹭鸶腿上劈精肉——没有油水。
鹭鸶腿上劈精肉——无中觅有。

露了气的干尿脬——干鼓长不起腔来。
露水夫妻——不长久。
露水伙伴——长不了。
露水见太阳——没了。
露天石白——人人可用。
露天坝头的饭——大家吃点。
露天的盘子——大家都看得见的东西。

lú

驴吃麸子——正办。
驴吃辣子——拌嘴。
驴吃豌豆——现得力。
驴唇对马嘴——不符合。
驴掉水沟——乱弹一气。
驴腚上挂斧子——坎子不离粪门。
驴肚里下驴——一个心肠。
驴粪蛋——外面光。
驴粪蛋搽粉——外面光。
驴粪蛋盖层霜——表光里脏。
驴粪蛋滚白糖——表面甜。
驴粪蛋上包锡纸——冒充元宝。
驴粪蛋上擦粉——白不白，黑不黑。
驴粪蛋上天——真是个能蛋蛋。

- 驴粪蛋下棋——没好儿子。
驴粪球儿——外面光，里面糠。
驴跟马跑——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驴跟牛抵架——全凭脸上。
驴狗咬草帘——全靠一张嘴。
驴和牛抵头——全仗脸皮蹭哩。
驴和牛抵头——豁着脸上。
驴嚼豌豆——全凭嘴劲。
驴脚踢在石头上——碰了题(蹄)啦。
驴驹子和牛犊子抵头——用脸拼。
驴拉磨，牛耕田——各走各的路。
驴拉磨子——净转弯子。
驴拉磨子牛耕田——各有各的活儿。
驴拉牛不拉——合不上股。
驴毛堵住耳朵——听不见。
驴跑到楼上去——没有的事。
驴棚伸脚——出题(蹄)了。
驴皮贴墙上——不像话(画)。
驴皮影——由着人耍。
驴皮影人儿——让人家耍着动。
驴屁股苍蝇——乱哄哄。
驴身上泼浆子——糊涂牲口。
驴身上拔根毛——哪显。
驴生驴不下来——自作自受。
驴屎蛋——外面光。
驴屎蛋子摆供——华而不实(食)。
驴屎蛋子搽粉——面善心恶。
驴屎蛋子塑神像——胎里坏。
驴屎蛋子上天——能蛋蛋。
驴屎蛋抹蜜糖——混充蜜枣。
驴睡觉——一眨眼就行。
驴踢肚——碰心。
驴踢琵琶——乱弹琴。
驴头摆供——脸长半尺。
驴头不叫驴头——长脸。

- 驴头插龙角——四不象。
驴头马面——一路货色。
驴头伸进奶桶里——白嘴一张。
驴头羊身子——怪物。
驴尾巴吊棒槌——不是正亲。
驴尾巴吊棒槌——拐弯抹角。
驴尾巴吊棒槌——累赘。
驴尾巴吊棒槌——滴里当啷的。
驴尾巴挽棒槌——扑拉不着。
驴咬驴——一嘴毛。
驴长犄角——另是一路(鹿)。
驴子不吃豆秸——外叫。
驴子不骑——嘴咧歪了。
驴子触头——使脸抵。
驴子穿虎皮——吓唬人一时。
驴子打滚——四脚朝天。
驴子打架——拿腿。
驴子戴眼罩子——自知路走。
驴子戴眼罩子——听喝。
驴子倒在沿沟里——乱谈(弹)。
驴子掉在阴沟里——乱谈(弹)一气。
驴子吊在马脚上——拖杀快。
驴子断了套——空跑一趟。
驴子屙粪——硬撑。
驴子赶在磨道里——不愿转也得转。
驴子跟马跑——蹩断脚。
驴子跟马跑——望尘莫及。
驴子跟马跑——老落后。
驴子耕田——不是正教。
驴子耕田——无油(牛)。
驴子和牛打架——成心不要脸了。
驴子见了狼——抬不动腿。
驴子觉——眨巴着眼就得。
驴子啃痒——一个对一个。
驴子拉磨——跑不出这个圈。

驴子拉磨——转来转去还在老地方。
 驴子拉磨转圈圈——场内的事。
 驴子上山——屎少屁多。
 驴子跳琵琶——乱弹琴。
 驴子头碰地——拼脸来。
 驴子推磨——走老道。
 驴子尾巴扫琵琶——乱弹琴。
 驴子下马儿——落(骡)志(子)。
 驴子下只象——怪种。
 驴子削了耳朵——假马。
 驴子性——驮重不驮轻。

lǚ

吕布拜董卓——认贼作父。
 吕布变的——有勇无谋。
 吕布跌下井——使不得急(戟)。
 吕布马超——不相上下。
 吕布迷了貂蝉——英雄难过美女关。
 吕布挺矛——有勇无谋。
 吕布戏貂蝉——上了别人的当。
 吕洞宾被狗咬——好人被犬欺。
 吕洞宾打摆子——占(战)先(仙)。
 吕洞宾戴个小草帽——不是凡人。
 吕后咬牙——恨刘邦不死。
 吕老爷赶斋——不早就晚。
 吕老爷赶斋——来迟一步。
 吕媒婆说亲——两张嘴。
 吕蒙正的房子——老谣(窑)。
 吕蒙正的帽子——穷态(胎)。
 吕蒙正盖房子——造谣(窑)。
 吕太后的酒——难吃。
 吕太后的筵席——不是好吃的。
 吕太后的筵席——祸福不测。
 吕太后的筵席——不好进口。

捋火神爷的红胡子——惹人(神)发火。
 捋着胡子过河——谦(牵)虚(须)过度(渡)。
 捋着胡子上金殿——假谦(牵)虚(须)。
 捋着胡子坐摇篮——装孙。

旅馆的蚊子——吃客。
 旅馆里的臭虫——吃客。
 旅馆里的铺——床上安床。
 旅馆里的虱子——一天一个新味道。
 旅馆里租被子——另一套。
 旅客上飞机——远航。
 旅客下火车——到站啦。
 旅客之家——宜宾。
 旅行骑骆驼——不用照料。

屡教不改的小偷——贼心不死。
 屢战屡败——负数。

履带板当枕头——硬梆梆的。

lù

律例做衣穿——浑身是法。
 律例做衣裳——浑身是罪。
 律师的儿子——就会耍嘴皮子。

绿绸被上绣牡丹——锦上添花。
 绿豆苍蝇坐月子——抱屈(蛆)。
 绿豆掉进芝麻里——总觉得自己大。
 绿豆换米——各人一喜。
 绿豆里找红豆——难得。
 绿豆皮——请(青)退(褪)。
 绿豆蝇的屁股——抱(包)屈(蛆)。
 绿豆蝇满天飞——找死(屎)。
 绿豆蝇追在马屁股后——吃的那一口。

绿豆蝇坐月子——抱屈(蛆)。
 绿皮南瓜——嫩细细。
 绿头苍蝇唱小曲——乱嗡嗡。
 绿头苍蝇叮大粪——纹丝不动。
 绿头苍蝇怀孕——一肚子屈(蛆)。
 绿头苍蝇见到屎——臭味相投。
 绿头苍蝇坐月子——抱屈(蛆)。
 绿叶着火烤——非黄不可。
 绿衣小姐扇绿扇——爱风。

luǎn

卵裆里夹斧头——作(研)死(屎)。

luàn

乱草窝里寻针——难找。
 乱锤打鼓——没有点。
 乱发缠心——又紧又疼。
 乱坟堆里唱戏——鬼才听哩。
 乱坟堆里唱戏——净见鬼。
 乱蚊堆里掷骰子——净是鬼点子。
 乱坟岗上扔娃娃——去了个小人。
 乱坟岗上卖布——鬼扯。
 乱坟坑里的水汪——一摊鬼尿。
 乱坟里豁拳——苦鬼作乐。
 乱加砝码——不公平。
 乱了阵的蚂蚱——到处乱飞。
 乱麻缠成团——总有一个头。
 乱麻缠手脚——摆弄不开。
 乱麻疙瘩——理不出头绪。
 乱麻里跳鸡——脱身难。
 乱麻绳——一团儿。
 乱麻一团——解不开。
 乱石缝中的草木芽——曲折地成长。

乱丝一团——没有正经头。
乱尸岗上的西瓜皮——滑鬼。
乱弹琴——没谱了。
乱向坟头撒花椒——魔(麻)鬼。
乱葬坟里豁拳——苦鬼作乐。
乱葬坟里春石臼——捣鬼。
乱葬坟里拉屎——臭鬼。
乱葬坟里敲锣——玩哩啥鬼呀。
乱葬坟上跳舞——鬼迷心窍。
乱葬坟头撒花椒——麻鬼。
乱葬岗子里砧子响——鬼打刀多。
乱葬岗子上找人——都是死硬货。
乱糟糟的一团尼龙丝——理不清头绪。

lūn

抡棒子打猎——惹得山牲口不乐意。

lún

轮船摆尾巴——浪催的。
轮船出国——外行(航)。
轮船飞机上说话——流言蜚(飞)语。
轮船开上天——连云港。
轮船靠码头——稳啦。
轮船上安高音喇叭——想(响)得远。
轮船上搬货——谢(卸)了。
轮船上的喇叭——放弃(汽)。
轮船上的橹——摆设。
轮船上放橹子——做样哩。
轮船上架橹——做做样子。
轮船上卖大粪——臭名远扬。
轮胎儿放气——不行。
轮胎挂钉子——扎了。
轮胎里打气——有进有出。

轮胎皮——经磨。

轮胎上的气门芯——里外受气。

轮胎上扎窟窿——打得气再足也跑不了多远。

lùn

论个卖东西——不分轻重。

luó

罗背的腰——已就了。

罗成的回马枪——败中有胜。

罗成的回马枪——往后看。

罗成的回马枪——祖传。

罗成的绝招——回马枪。

罗成骂街——白面大卷。

罗成卖煤——货黑人不黑。

罗锅背上看水平——看翘了人。

罗锅的腰——已就了。

罗锅翻跟头——两头不落实。

罗锅进棺材——两头空。

罗锅立正——值(直)不了。

罗锅骑驴——望不着天。

罗锅上山——钱(前)紧。

罗锅睡到碓窝里——太合适啦。

罗锅腰上树——钱(前)短。

罗锅腰蹚水——失(湿)脸。

罗锅子锄地——省得弯腰。

罗锅子打篮球——背着包袱搞运动。

罗锅子的架——一就了。

罗锅子的腰——依(已)旧(就)了。

罗汉床上打篮球——打不起。

罗汉的肚子——假大空。

罗汉菩萨——个个都是笑脸。

罗汉请观音——客少主人多。

罗汉戏观音——睁只眼闭只眼。

罗家比武——对扎花枪。

罗刹女的扇子——风不小。

罗索爷爷管酒坛——越发罗索。

萝卜不大——在辈(背)上。

萝卜不大——长在辈(背)儿上了。

萝卜菜卤煮豆腐——经济实惠。

萝卜地糙场——平橛子。

萝卜地里栽大葱——想冒顶。

萝卜地拴兔子——挣缨子了。

萝卜掉进油缸里——多少捞着点。

萝卜放在磨盘顶上——转得头晕眼花。

萝卜干当人参——不识货。

萝卜干碰着稀饭——倒霉。

萝卜加盐——外行(咸)。

萝卜就酒——咯嘣脆。

萝卜开花——空心。

萝卜开花——根种不好。

萝卜开花齐上扎——又快又好。

萝卜刻小孩——红人儿一个。

萝卜块掉在油锅里——不想揩油也沾上油腥味了。

萝卜碰上三九天——要动(冻)心的。

萝卜敲金锣——越敲越短。

萝卜敲铜锣——一段短一段。

萝卜青菜——各人各爱。

萝卜晒不成——反赔盐钱。

萝卜上了凌——虚心承(成)认(硬)。

萝卜上扎刀——不是出血筒子。

萝卜上扎刀——出了邪(斜)同(洞)志(子)。

萝卜烧肉——揩点油。

萝卜烧肉——肉不走味萝卜也香。

萝卜烧猪肉——揩油。

萝卜掏宝盒——不是合适材料。

萝卜挖蒜臼——不是材料。

萝卜削须——没得讲(浆)。
萝卜缨——提到要。
萝卜缨熬豆腐——一清(青)二白。
萝卜缨子沾上水——扎煞起来了。
萝卜长大了——不用死(屎)教(浇)。
萝卜长了叉——多心。
萝卜找擦床——自找擦。
萝卜煮南瓜——一色。
萝卜地糙场——平橛子。

锣鼓打不响——气闷。
锣鼓点——紧敲打。
锣鼓对着街上敲——叫人听的。
锣鼓两叉——想(响)不到一块。
锣里加钹——响上加响。
锣齐鼓不齐——敲不到点子上。
锣齐鼓不齐——这个响,那个不吭声。

箩底的橙子——全是丑的。
箩兜装石灰——到处留迹印。
箩挂上的桩——刮过来刮过去。
箩筐盛石灰——处处留痕迹。
箩筐里选瓜——越选越差。
箩筐里装乱麻——没有头绪。
箩筐抬皇帝——闹儿戏。
箩筐脱坯——不妨(方)。
箩里选瓜——越选越差。
箩里装水——直漏。
箩内拣瓜——越拣越差。
箩圈脱坯——不妨(方)。
箩筛盛水——到处是漏洞。
箩筛筛豌豆——一个不漏。
箩头粪叉子——全是一家子。
箩席上爬到地下——不分彼此。

骡拉碾子——无尽头的路。
骡马市倒拐——离羊市不远。（成都）
骡马听到大车叫——踢腿发急。
骡子不下儿——理所当然。
骡子吃灰面——一张白嘴。
骡子没中膈——死症一个。
骡子尿血——没治。
骡子陪考——比劲大。
骡子头上长犄角——四不像。
骡子驮重不驮轻——生得贱。
骡子下儿——不知贵贱。

螺螺炒韭菜——一代不如一代。
螺丝帽——净绕弯子。
螺蛳拜蚌壳——假（甲）碰假（甲）。
螺蛳不吃秧子——把田搞坏了。
螺蛳不拉屎——自有出屎路。
螺蛳不吃泥巴——除非不开口。
螺蛳倒拐——就来。
螺蛳的屁股——歪就起了。
螺蛳屙屎——总有个出头路。
螺蛳壳打泥墙——一堆松。
螺蛳壳里打拳——声（伸）张不得。
螺蛳壳里赶场——地方太狭小了。
螺蛳壳里赛跑——天宽地阔。
螺蛳壳里做道场——摆不开排场。
螺蛳壳里做道场——天宽地阔。
螺蛳壳里做道场——团团转。
螺蛳壳里做道场——无法转弯。（四川）
螺蛳屁股——转弯多。
螺蛳有肉——在心里头。
螺旋桨缠上破鱼网——越卡越紧。

luò

洛阳纸贵——风行一时。

骆弓腰打伞——背时(湿)。

骆弓腰放炮——刺眼。

骆弓腰放屁——气不顺。

骆弓腰过河——容易失(湿)脸。

骆弓腰上树——钱(前)紧。

骆弓腰睡石条——两头不着实。

骆弓腰枕着门坎子睡觉——翘头了。

骆驼安鼻子——装象。

骆驼背不起——慢慢挨。

骆驼背负——不重不走。

骆驼背上架马鞍——重床叠架。

骆驼脖子仙鹤腿儿——各有所长。

骆驼吃粪——臭口难开。

骆驼吃牡丹——有多少才够哩。

骆驼吃青盐——咸苦在心里。

骆驼吃树叶——张嘴就来。

骆驼穿针眼——不行。

骆驼打哈欠——好大口气。

骆驼打架——歇够了再干。

骆驼打前失——倒霉(煤)。

骆驼的鞍子(驼峰)象的牙——生就的骨头长成的肉。

骆驼的鼻子——棍儿别着。

骆驼的脖子上挂鸡儿——标新立异。

骆驼的脖子,仙鹤的腿——各有所长。

骆驼的脖子再长——吃不上隔山的草。

骆驼的脑袋——高昂。

骆驼的脾气——蔫拱。

骆驼的屁股——高眼。

骆驼的头——扬着。

骆驼的下颏——搭拉嘴儿。

骆驼蹬蹄——没救。

骆驼吊在肉杆上——架子还小。

骆驼翻跟头——两头不着地。

骆驼放屁——想(响)得不低。

骆驼嘎拉哈——辈(背)儿大。

(嘎拉哈：大牲畜马、牛、骆驼及猪、羊、野兽的膝盖骨，可作玩具，北京称“拐”。东北称“嘎拉哈”。)

骆驼搁在桥板上——两头无着落。

骆驼进鸡窝——没门道。

骆驼进鸡窝——没法进。

骆驼进鸡窝——有门无法进。

骆驼看天——眼高。

骆驼拉车——不听那一套。

骆驼拉飞机——有劲使不到地方。

骆驼拉磨——不如驴。

骆驼撵兔子——又松又慢。

骆驼尿尿——往后使劲。

骆驼跑进羊群里——有意显高。

骆驼屁股——高眼。

骆驼放屁——响得高。

骆驼撒欢儿——四大没样。(内蒙)

骆驼撒尿——往后浇。

骆驼上车——就剩了一个乐儿了。

骆驼上墙——大笨贼。

骆驼生驴——怪胎。

骆驼生驴子——怪种。

骆驼失前蹄——倒霉(煤)。

骆驼死了变毛驴——没驮够。

骆驼躺在板桥上——两头无着落。

骆驼舔鼻子——棍儿痒痒。

骆驼推磨——大手大脚。

骆驼退毛——越退越少。

骆驼尾巴——癣疙瘩。

骆驼下驴驹——退化。

骆驼想吃隔山草——好大的口气。

骆驼站在城墙上——显它大高个儿。

骆驼站在羊群里——太显眼了。

骆驼长翅膀——飞沙走石。

骆驼长獠牙——变相(象)。

骆驼钻到瓜庵里——头难抬。

骆驼钻针鼻——过不去。

骆驼钻针眼——没门。

骆驼走路——昂首阔步。

骆驼走路——一步一个脚印。

络腮胡子吃麻糖——横竖一大片。

络腮胡子吹喇叭——毛估(鼓)着。

落到沸汤里的豆荚——东旋西转。

落地的鸡粪——当时热。

落地的山梨——熟透了。

落地的水银——无孔不入。

落地的桃子——熟透了。

落地丝棉——无光勿沾。(江苏)

落第后听喜鹊叫——不忍闻。

落凤坡的庞统——军师也有失算的时候。

落棺材装粉——死要面子。

落锅的虾公——还想蹦几下。

落锅的虾公——还想再蹦几蹦。

落锅的虾子——还想跳几下。

落锅的虾子——红透了。

落花红满地——多谢,多谢。

落花流水——有去无回。

落花生不叫落花生——难(南)逗(豆)。

落花生无米米——空子。

落架的凤凰——不如鸡。

落解后试官说文章好——不济事。

落进热水里的王八——别想跑。

落井的葫芦——掉在底下浮在上头。

落井投石——乘人之危。